

作家与城市

二十七年后，一个旅居美国的异乡人，开始打量这座城市……

# 悉尼

## 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

30 Days in Sydney, A wildly distorted account

[澳] 彼得·凯瑞 著 于运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1267/647

:1

2007

悉尼

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

30 Days in Sydney, A wildly distorted account

[澳] 彼得·凯瑞 著 于运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 / (澳) 凯瑞著；于运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  
(作家与城市)

ISBN 978-7-80225-286-8

I. 悉… II. ①凯…②于… III. 散文-作品集-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65971号

---

30 DAYS IN SYDNEY: A WILDLY DISTORTED ACCOUNT

by PETER CAREY

Copyright ©2001 by PETER CAR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0417

## 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

[澳] 彼得·凯瑞 著 于运生 译

责任编辑：张 维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I合I和I工作室·蒋艳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经销电话：010-65276452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5

印 字 数：126千字

版 次：2007年9月第一版 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86-8

定 价：2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我有些绝望,安东尼·特罗洛普写道,感悟到了悉尼港的美,却无法表达出来,呈现给读者。它为陆地所环绕,就此而言,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与其匹敌,连相似的都难得一见。都柏林湾、斯培西亚湾、纽约,以及爱尔兰的科克角都风景如画,还有班特里海湾,海滩连绵曲折,非常可爱。但这些地方,无论是地形、色彩还是多样性,都无法与悉尼相提并论。我没去过那不勒斯,也没去过里约热内卢和里斯本,但根据描述和图片,我很自然地认为,它们都没有悉尼那一湾可爱的海水。

从纽约回家,在波音 747 靠走道的座位上,虽然看不

到悉尼港,但我仍然来回扭动,伸长脖子,拼命向下张望,一如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几位乘客。他们肩膀宽阔,身穿带有星条旗图案的运动服,甚是壮观。作为武术队的成员,他们对这次旅行热情颇高,自从十三个小时前离开洛杉矶时就喧闹异常,激动不已,一直挑战我所服安定片药力的极限。服了两粒十五毫克的胶囊,喝下四杯红酒,我最终才睡着。我们之前的对话很简短,只知道他们想在悉尼赢得几枚奖牌。他们也知道我住在纽约城,但我想他们肯定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亚人,正急着想先瞥一眼家乡的样子。

家乡?我直到四十岁才搬到悉尼,那时随行囊同来的,还有墨尔本人典型的不信任感,以及对这个粗俗不堪、以流放犯闻名的小镇的不信任。我在波尔曼租了一间半独立的小屋,雨天渗漏,摇摇欲坠,因为我知道,即便妈妈是对的,即便悉尼就像里伯伦斯,但只要早上醒来时,能看到外面的港口,我就不会后悔来这儿。小屋在波尔曼的码头地带,在斯坦纳的船坞和考泰克斯终点站之间。波尔曼在郊外,以前是工人聚集的地方。面包房的窗户上挂着一片片的香草,还有低档的餐馆、昏暗的啤酒吧,光顾的都是码头工人、三教九流、罪犯、警察,还有一位古怪的神话作家,他总是很忧郁地和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攀谈,讲述波尔曼限制区的所谓真实生活。

作家？对，但那几年里波尔曼还有一个繁忙的码头，从我的废弃的园子里，可以看到吃水很深的棕色工作船、油轮、集装箱船，还可以闻到燃料味，也能看到蝙蝠像托尔金所著《魔戒》中的多翼精灵一样，在炎热的亚热带的夜空中盘旋不散。马戈·哈奇森，他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总是和我并排躺在港口边的一块垫子上。油腻而闪耀的黑夜与船只发电机声一起跳动。

现在，二十七年后，一个侨居美国的异乡人，要对两千英尺之下的这个城市做出一番议论。飞机上播放的录像显示，悉尼只有三英里远了，但波涛起伏的太平洋仍被低云笼罩，当我们破云而出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哪里。我们无法沿着我梦想的路径飞行，那条路会直接将我带到悉尼湾口，两处高耸的黄色断崖之间，他们称之为岬角。

这些明亮的黄色断崖显示了城市最深处的 DNA 结构，那就是，这是一座砂岩城。或黑或褐的灌木丛中，老悉尼流放犯的大楼中，所有沿港街道那些残存的陡峭围墙中，砂岩随处可见。悉尼砂岩有诸多特色。它软且容易塑造（对流放犯而言，砂岩就是一个人，在鞭挞中哭喊呼号，灰飞湮灭）。砂岩还很容易渗水，首批定居者就是用砂岩来滤水的。悉尼的雨季，就像香港的雨季一样变化多端，但雨水很快排干，只留下一层又薄又干的表土层，其营养

成分早就被滤走了。这反过来也决定了何种植物能在此生存繁盛。

营养物质如此稀缺,生物学家蒂姆·弗兰纳里写道,植物就更不能在食草动物身上损失叶子。所以,植物用一些混合毒素捍卫自己的身躯。正是这些毒素使得灌木带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桉树的防腐气味以及薄荷丛的刺激性气味。当这些植物的叶子脱落时,土壤里的降解体很难消化它们,因为它们充满了毒素。枯叶积在排水极快的沙土上,一直到炎热的季节,然后,在炽热北风的煽动下,野火蔓延开来。

所以,悉尼空气中的这种芳香正是源于砂岩,也正是砂岩决定了人类在此定居的期限。有四万年之久,澳洲土著狩猎者和采集者对此地了如指掌,知道如何采集食物用来果腹,或是盛宴。但1788年开始渗透侵入的英国人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到了何处。他们开始耕种,就像在肯特郡或是萨里郡一样,但这儿的砂岩几乎让他们因此送命。饥饿,如果你想领悟的话,那正是悉尼黄色断崖所透露出的信息。这座让人心旷神怡的现代都市,沙滩、餐馆、帆船,还有酩酊的周五之夜,塑造它的却是一次次的创伤,伤口掩藏得很自然,你很容易忽略它们。如果你从纽约来,能注意到的恐怕全是生活的惬意,感觉当地人总是在度假。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同时也是为了这片土地,曾有

一场痛苦的战争。土著伊拉部落，他们视悉尼为其领土，却被传染上天花，像苍蝇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局势很混乱。流放犯遭到鞭打。流放犯强奸伊拉族妇女。伊拉族男人捕捉谋杀流放犯。虽然两百年过去了，但历史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耀眼且难以置信地清晰。

当然，库克船长从未建议在悉尼湾定居下来。他所推荐的定居点，是向南五英里外的植物湾。但菲利普总督只看了一眼植物湾，就宣称不予考虑。一周之内总督勘察了悉尼湾，接着就把他的货物——流放犯——运上了岸。

沃特金·坦奇这样写道：总督先生看到这些可怜的东西（流放犯）所处的糟糕境地，就下令圈出一块地，种植蔬菜以供他们食用。在这块地上撒下的种子，芽儿很快破土而出，一切看起来不错，前景很好，但很快就都枯萎了。

很有趣的是，现在悉尼的一些最好的蔬菜园就坐落在植物湾。人们不禁浮想联翩，如果当年菲利普总督听从建议，以植物湾为定居地，这座城市会是何种面貌，又会有何种特色呢。

但植物湾还是被废弃了，看着它，人们不禁觉得没有听从库克的建议，因此受到了惩罚。植物湾成了废弃之地，不管何人何物，只要是被遗弃的——死的、疯的、罪犯，或仅仅因为是土著的——就会被卷起来，扔到这里，再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它成了后院、后门，一个



倾倒人类粪便的地方。现在成了机场,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用来做机场呢?

重回故土的那天,我掠过波浪起伏的植物湾,随着一阵很不舒服的颠簸,降落在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

乘客欧·布赖恩,乘客菲吉斯。这是我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就听到的几个词。乘客欧·布赖恩,乘客菲吉斯,请到机场内的服务台来。

那正式的带着官腔的风格刺痛了我的耳朵,提醒我的的确确回到家了。

乘客欧·布赖恩,请到服务台来。

我转头看了看康涅狄格州来的几位乘客,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有多么古怪,压根儿也不清楚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多么陌生的地方。当然他们也没觉得这种招呼方式冒犯了他们,但我突然充满了愤怒,更像是一个青少年,刚从寄宿学校回家,发现再也无法适应家里的生活了。见鬼!为什么我们用那种方式跟别人讲话?顾客?什么封闭会议室什么沉闷的会议能产生出这样的敬语来称呼国际旅行者?乘客欧·布赖恩!

你不能指望哪个好奇的游客能明白,这语言其实包含了我们历史的秘密。这是一个国家的讲话方式,从国家诞生时就没什么有产阶级,它的首批公民是从警察的报告中

学会了交谈的礼貌用语：例如，现在我逮捕犯罪嫌疑人，我告知其法定权利，然后他应该安静地配合我的询问。

好了，算我有偏见。“乘客”一词足够得体了。你是我们的顾客。如果你是一个乘客，你会享受到服务。但是，见鬼，我们在服务方面一直有问题。

1958年，英国人普林哥在其盛气凌人但不失洞察力的《澳洲腔》一书中，对澳大利亚人有如下的论断：他们倾向于认为有礼貌是一种奴性。

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他继续写道。劳伦斯对此有绝佳的描述，那是在《袋鼠》的开头几页，当时萨墨斯正要找辆出租车。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这位杰出的英国科学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有一次让旅馆的搬运工，或是旅馆的打杂人员，把他的箱子从房间里搬下来。他被吓了一跳，因为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呢？你看起来块头很大嘛。”……澳大利亚人弄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壮，为什么不自己拿箱子。相同的逻辑也存在于这个近乎通行的习惯之中，那就是独自一人时，应该坐在出租车的前面。如果你坐到了后面，那暗示的是富人和专职司机之间的那种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坐到了后面，司机也不会说什么，但他会设法让你觉得自己犯了品位方面的错误。

实际上，普林哥似乎也无法说出为何搬运工和出租

车司机会有如此的思维方式。开始我很气愤，那真是愚钝，但最后，在其书中最后一页，我开始怀疑他的沉默是出于谨慎。他毕竟在悉尼工作过。他绝对清楚，悉尼的居民身上仍然带着流放犯的印记。但是，在《澳洲腔》的最后几行，他终于透露出在前面二百零二页的所思所想。他写道，在悉尼最隐秘的深处，在粗鲁、傲慢和自夸之下，是对人类苦难的记忆，是对那些造成苦难的人的愤恨。

悉尼的过去就是如此，既众所周知又被矢口否认，随处都是其埋葬之所，明显得如同我之前在诸位面前提到过的那种烦人的敬语“乘客”一样。在这个早晨，在晴朗蔚蓝的天空下，我回来寻访我的家。

如果你很自信地说了解一个城市，你可能说的是一个小镇。一个大都市，根据其名称，是探索不尽的。三十天后，当我离开时，如同四月那个晴朗的早晨我来到时一样，悉尼对我来说仍是未知的。当夏季最后一波热浪退尽后，我们进入了晴朗而又凉爽的五月，我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然而我还是会带着来时已有的种种看法离开——悉尼不同于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它之所以是悉尼，不仅取决于其痛苦而又独特的社会历史，也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土地、空气、火和水。

你可以在纽约过完一生，听别人大发一通议论，然后说服自己，大自然不适合自己。我也不会让纽约的朋友讲

一些关于土地、空气、火和水的故事，借此来定位曼哈顿。但当我走在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国际机场时，我所想到的，恰恰就是这个。用这些来定位悉尼，这主意不错，当我朝着第二个出口走去时，我相信，有一大堆的写作素材在等着我。

我在等凯尔文，而他已经在那儿了，身材魁梧，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浅褐色西装。之所以是凯尔文，是因为我们的友谊最久远，最深厚，而且在我的写作计划里，他刚好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这片干燥的土地上，他知道很多有关水的事情，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凯尔文在人群中挥舞着手中的《金融评论》，向我挤过来，不过我得承认我改了他的名字，倒不是出于法律上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之前已用过他这个人物了，如果你看看他那红通通的脸膛、粗大的脖子，还有挤过人群时的肩膀，你就很容易猜出，这个人即便是在纸上的世界里也不会接受任何束缚。实际上凯尔文也喜欢活跃在纸上，但对于自己在其中的形象很挑剔，还爱管闲事。他常与编辑们喝酒，这些交往圈子让他能够背着我，在校对的时候把那些段落全删掉了。

凯尔文内特？当我告诉他这个名字时，他嘟囔道，这是什么鬼名字。

1974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口时，他就老了。现在

更不会留披肩金色长发了，原先光溜溜的脖子上挂着的鲨鱼牙也不见了。然而，一听到给他安排的新名字，他还是老样子，敏感、好动、好争论。

尽管他不高兴，我还是打算叫他凯尔文内特，不过作为回报，我会让他再多些头发。他应该感激我才是。我把他变成了一个穿着皱西装的中年人，其实，我是有权把他弄成秃顶的。

凯尔文内特？他还在嘟囔着，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这么说着，他一把抓起我的箱子，走向停车场。

等等，我要换些钱。

算了吧。你不想有麻烦，可你已经惹麻烦了。

我没麻烦。

不，你有麻烦。谢里登在这儿。他在找你。

我怎么能猜得到是谢里登最终把我那个简单的写作计划捣腾得很大，还要求我把他也写进去。

在人群里搜寻着那张满是胡须的邋遢面孔时，我很无辜地说，我可很喜欢谢里登。

不能那样，老兄！凯尔文说着就紧紧抓起我的胳膊，把我推出了外币兑换处，一直推到悉尼那明媚晴朗的室外。老兄，不行，谢里登老儿喝醉了，他可没法和你愉快地聊天儿。

现在是七点钟。

对啊,我告诉他你昨天到了,我还说你正待在瑞景,但他还是在到达厅瞎转悠。

我们可不能把他撇在这儿。

老兄,放轻松。他大儿子和他在一起,而且,感谢上帝,他清醒不少了。你也不想一下飞机就应付这个。谢里登和克莱拉分手了,现在一直住在山上的一个洞里。

唉哟,真不幸。

那对于克莱拉未尝不是好事。谢里登迷上了土著人的火棍农业,除此以外他不会说别的。他原来有一大堆笔记要给你,可他自己又给扔了,他儿子拣了回来。都是一成不变的那几件事。

我还真想读读有关火棍农业的事。

听谢里登说,整件事压根儿就是采矿公司的阴谋。

有什么目的?

鬼才知道呢。我怎么找不到我的车了。

我跟着他找来找去,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车,新的,八成新的,一排接一排。可能是那个出发时肯尼迪国际机场太过丑陋和混乱,或是因为这儿空气中桉树的味,即便是在一个机场的停车场里,悉尼都显得特别的放松和有魅力。那是早上七点钟,一切显得很干净,一点也不拥挤。东北风轻抚着,开花的小灌木随处可见,还有钟鹊那水晶般清澈的鸣叫。

前面一排有辆车灯一闪，喇叭又响了一声。哈，凯尔文喊了一声，在那儿，她响了。

天哪，凯尔文，一辆美洲豹。

就是小了点，嘿嘿，他笑着说。

一点也不小，最可笑的是，凯尔文竟然能有美洲豹，不管是什么型号的。当年我认识他时，他已经领了三年的救济了，老是在南巴卡岬角玩冲浪。之前他还在印度为特雷莎嬷嬷工作过。他还画过一套连环画，叫做《当当兄弟》，朋友们都爱看。但那时他住在我房子里，都付不起房租。然而，二十五年后，他竟成了十五家郊区报纸和五家分类杂志的发行人，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总裁，同时也是在原始公共股份方面有重大投资的财团成员。他身价有两千四百万或者三千万，当然，没人说得准。

第一次遇见凯尔文时，我刚从蜗牛湾的一边搬到另一边，搬到了路易莎路，到了出租车司机嘴里，路易莎路就成了“路易刹”路，因为它很窄。路易莎路属于悉尼港的码头区，租金很低。住那儿没什么不好，只是西风很大，而且有时锈迹斑斑的破船会停在我们附近船坞的底部，一停就是好几个星期，它们的发电机总是彻夜响个不停。

街道入口的一角，是一家妓院，下面停车位倒是很多。街道另一端，紧靠轮渡码头有幢房子，我的一个邻居把它租给了一个非法的摩托车帮。街中央有一个造船厂，

周围住了很多人,有船厂工人,有一大堆在鸚鵡岛海军修船厂工作的技工,有出租车司机,有搞艺术的,有水管工人,有一两个作家,一个吸毒的无业游民,有一些吉卜赛人,当然还有我和凯尔文,他看见我的红色杰森轿车,老是问个没完没了。

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凯尔文开始接受我是个作家。

你在搞广告吗?搬来的第一天晚上凯尔文就这样问我。除了他胳膊下夹的一个吕宋纸大信封,他和以前的那个冲浪迷没什么差别。他说,老兄,我一直想问问,不知道你有没有闲空。

吕宋纸信封里装着一份周报的清样,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广告了。

那时可真是不一样,他首先做的并不是预测发行量。这个,他边说边把清样从信封里拽出来,将会把行业结构炸开一大块。

2000年4月,我滑进那辆美洲豹的真皮世界。股市怎么样?我问道。

他咧咧嘴,跌了百分之三。

那就出手嘛,我建议说。你总归还有得赚。

不,可不能那样,老兄。好多人指望我呢。谁指望?哼哼,那傻乎乎的谢里登就是一个。

他买了原始公共股份?你不是都不让我买吗?



我也叫他不要买,但他觉得我当时太胆小了,就买了很多。

有多少?

每一毛都投进去了,有八千。

现在值多少?

帮帮忙——不要再谈这个了。

我们从机场开出来,沉默不语。我想起了谢里登,那是个热情似火的大块头,总是充满活力和激情。如果他精神出问题,那真是太糟糕了。我悄悄地决定,当天就跟他联系。

享受一下重回故里的感觉,凯尔文说。你的时差够大的,这正是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的时候。

高速路有变化了。

是奥运会,什么都起了变化。

但看看这些开花的树。它们还是这么漂亮。你看,我都忘了,但我们的确有最令人称奇的植物。

有时差。

这些植物很奇怪,是史前的。那是一种哈克木属的植物,对吧?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那是一株红千层,那是一株银桦。又能想起植物的名字了,感觉真好。我一直在读弗兰纳里写的这本书。我会借给你看的。

没空读书,老兄。